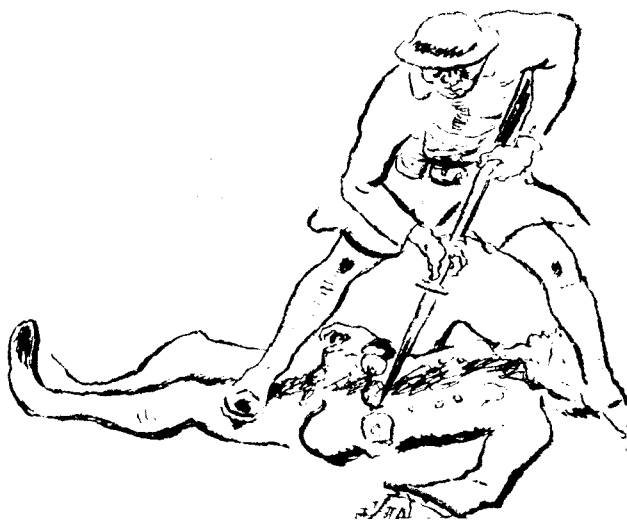


種五第書叢小火烽

日一的海上大

著基濱駱



版出社火烽

售代總社版出活生化文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廣州印刷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發行

實價國幣一角二分

著者 駱濱基

發行者 烽火社

烽火小叢書第五種

大上海的一日

總經售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巨額達路福潤里
漢口德潤里第四十號
廣州惠新東街二十號
重慶天主堂街三十號

有著作權

禁止翻印

目次

救護車裏的血·····	一
「我有右胳膊就行」·····	五
在夜的交通線上·····	一〇
難民船·····	一五
拿槍去·····	一九
大上海的一日·····	二三
一星期零一天·····	二七

救護車裏的血

急救車開足了馬力，衝着氣流的阻力，飛似的向前奔駛。插在車箱前的紅十字旗，也激忿般抖擻不止。驚訝的眼光，窺探的眼光，一排一排，閃過去了。隨着喇叭連續不斷的急鳴，像海船樣，車子劈開人羣的波浪，而在車過後，人們重又擁到了一起，三五成堆。

「先到哪？」司機邊轉動駕駛盤，邊急急地按着喇叭。

「不知……」我這時只感到惶惶不安。

「董家渡，快……越快越好，董家渡……聽清楚！」短小精悍的童子軍切望着前方，急喘地說。

「不，先到車站！快……快些！」防護團員秦揮起裹紅十字臂章的胳膊。

「站住！」

「怎麼？快開！不管他……」

「快些開。」

「站住！這裏傷人很多……」警察站在車前平伸着兩手。

「不回來再說……快開，車站去！」

「停下，停下……」小珍跳下了車，「快……拿擔架床。」

「別慌，要沉着。」正當我拉起擔架時，急救車的喇叭又急雨樣密響起來。

「小珍，小珍，快上來，快……開呀，到車站。」

「停下，停下……」大批軍警圍阻在車前，一個滿面油汗的守衛兵，扯下了車前的紅十字旗。

秦終於拖了担架床跳下來。小珍在車沿蹣跚下時，鋼盔甩掉，作掩護物的柳枝，在她嫩臉旁劃了條微痕。

「同志！不要慌呵……沉着，極力沉着。」飛跑向沿街的壁角，呵，紅血與鮮肉一排排擺在眼前，自己感到慌了手脚了，雖是這些殘傷者們自己陷入暈迷狀態，沒有啼號。

小珍打開急救袋，正將止痛片取出，向一個半身赤血淋漓的少婦的蒼白如灰的嘴唇裏送，一手擎着熱水瓶。

「別忙，先看看我……快死的不救……」秦跑過來，手按着少婦的胸膛，「完蛋了……」這時從少婦屁股後，突然現出一個不滿週歲的小孩，小拳塞進嘴裏，驚啼起來。及至我跑到一個還能嚙啞低吟的老婦身旁，向小珍招手時，她已蹲下用酒精消毒棉在替少婦洗滌，刺目的紫血繼續在流。

「……耶穌……耶穌……」老婦遲滯的眼神望向我，一陣麻酸刺遍了我的神經，但依然在勒着綑帶。

「耶穌……救……」顫抖着手畫了十字後，慘黃的兩唇微啓，舌頭不住在攪動。

「小珍小珍！」我喊着然而小珍，受傷的少婦和小孩，都已不見，只遺下滿地的血水。於是我轉向身後的紅十字會救護員：「同志水……熱水瓶……快些！」

「呀，耶穌……我的菩薩……救我……」

回頭不見了担架床，一個巨大驚慌，震撼了整個身子，因為我是與担架床共存亡的一名擔架員。撇下老婦，跑向急救車，紅十字臂章雜亂地在眼前起落不停，鮮血染了每人的鞋襪，我暈眩了：

——我來作什麼……頭腦迷亂成一團，我又跑向老婦殞倒處。

「呵……呵……」白髮上的綳帶，已透染了濃血。

「喂！同志！担架起她來，快……」我向紅十字會救護員叫。

「老駱，快來……開車了。」秦喊。

「這裏還……」

「快跑……快……」

車輪已轉動，我狂奔着追去，在抓到車棚繩索時，秦拉了我一把，在橫臥的血肉模糊的殘骸中，第一眼我看到的，是那滿身紫血的少婦，不滿週歲的孩子伸着小指頭，探入她那蠟黃的嘴唇裏去。不知誰擲過來一隻口罩，這時才感到一股燥熱而腥羶的氣味直衝進了鼻孔。一羣羣蒼蠅，開始哄來哄去。

「……不……」秦挪過來，又將手按在那重傷的少婦的胸口：「小珍，我不讓你，你看這不是死了一停下車！」

小珍默然低着頭，不聲不響……

抬下了屍體，我認識了那血染的担架床「失而復得」了。車子又急馳起來，劇烈的喇叭聲和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哭聲，在我彷彿沒聽到；我只聽到好像是從遠方傳來的「耶穌」的微呻，神經又透過一陣顫慄。

「我從前常幹這救護營生，甚至抬死屍，然而沒有這次所給的……真的，我這樣老練的人都措手不及了。」我默望向秦

「噓！」秦感喟般搖了搖頭。

「組長！」小珍激昂的調子，使每個同志頭向她掉過眼去：「我不幹了！」

「怎麼的你……」

「我要到前綫去，我要到前綫去！我不願再看這些野獸所造的慘劇，我要到前綫去討這筆血債……」

「耶穌」兩字又在耳旁響起了，車子停在海格路紅十字會門前。

「我有右胳膊就行」

噹噹……警鐘迫切地鳴叫，衝破了深夜的沉寂。從夢中翻過了身子，健民匆促爬起來，連眼睛沒及得揉，掛上了急救袋。

跑到院心，眼前一片黑，從二冒星的高度推測，是下半夜了，人影在蒼茫夜色中，啞靜地排起了隊伍。健民幌了幌軍用水壺，又迅速地結起鋼盔帽帶來。隨着同志們敏捷而靜悄的動作，跳上了救護車。隊長瑾吹過一聲哨子，車就駛出防護圍大門，沿伸長的土道奔馳起來。除了車輪激起的風響，一切都是肅靜的。

「隊長！我們是到……」健民向司機問閃着香烟紅光處低聲問着。

「羅店前線……剛才得到的警報，傷兵很多。」

其實車上沒有好細，然而嚴肅的低聲，還是由障礙嘴唇的手指空隙間透出來。接着像受了秋風吹動的樹葉，隊員們互相沙啞地竊議起來。興奮貫穿了每人的心腔，呼吸都感到了急迫。

車到三角地，會同約好的××大隊運輸車，又轉向×橋急駛着。車燈熄滅了，在漆黑夜色中，眼瞓失去了本能，就是健民手裏握的電筒，也不敢讓牠輕意亮一瞬間。

「口令！」北新涇的夜哨兵，像劈雷樣一聲喊，震動了每人的神經。接着從沙袋防護壘旁閃了一下手電筒的光芒。

隊長瑾以同樣聲調答了句，汽車一前一後，像追逐着，電般駛過去了。沿路的稀樹，呼哨出風響，健民感到了一種寒慄。他默望了望包紮組的徽吟小聲說：「越過防線就快到××了。」她微微點了點頭，手正按住在劇烈跳動的胸上。

轟轟……鳴——轟……重炮發出的巨聲，越來越聽得清晰了，靜穆中配合着漩車輪起的風響，使健民焦灼而又興奮。

車停到了××師傷兵登記處草棚前，隊長瑾和事務員打着招呼下了車。

隊員們各自摸索着担架，紛紛跑向草棚間，在縱橫側臥的傷兵中，匆忙地工作起來。徽吟在替一個爲機槍掃射而傷了左臂的中原漢子，細紮起綑帶來。

「我傷了……」不知爲了什麼，他神智不清地喃語起來，「我傷了……什麼地方。」

「左胳膊。」健民向他嘴裏送了片止痛錠，安慰的說，「不要緊，你看——到後方醫院馬上會治好的，不要緊。」

「胳膊！」他突然現出驚訝而激忿的微笑，「胳膊。」他又重復了一句，接下去說，「左胳膊，我不怕……只要留着右胳膊就行，我還是會到前線去，使槍打敵人的。」

「你……」健民心胸燃燒起火焰，血管擴張起來，敬慕地望向他的眼，一面傳遞着微吟在纏的綑帶。在交錯着紅紙蒙罩的電筒光的昏暗中，他們是如何緊張的工作呀！

「我的槍呢？」這傢伙猛地坐起來，「喂！我的槍呢？」

「你安靜些吧！槍……你知道你是受傷了。」健民制伏下絕大的衝動，兩手扶持着他那為鎗彈擦傷的胸部。

「他的神經准模糊了……」微吟還沒說完，——轟轟……近處巨烈的一陣重炮響，震得草棚抖起來。牆上的暖水壺被震落在傷兵臥的亂草旁，跌成粉碎，紅紙遮掩的電筒光都一齊熄滅，一切動作停止下來，在肅穆中蘊着大的恐怖，同時縮小了每個人的呼吸。

「快抬到車上，快！」隊長瑾低聲催促着。

「在時間上特別要注意，靠近五點天亮時，在路上會發生危險的。」那個在黑影裏現出粗長身量的登記員說。

被炮彈炸斷了腿的老兵，和小腹連中三粒機關槍彈的瘦臉漢子，被裝上了××大隊運輸車，七個重傷兵及左胳膊吊着綑帶的傢伙，也在炮聲隆隆中，由健民担架着上了急救車。

像荒野中的驚馬，汽車沿了煤屑路奔騰向大塲後面，重炮閃着紅光，洪雷般響聲裏還夾了登記員的高叫：「喂……誰的……丟到這裏了。」

「什麼……沒拿上來……」隊長瑾嘆了聲。

「不管，快開……」不知誰在黑影中說。

突然路後駛過兩輛大板汽車，在隊長瑾同車上人打着招呼時，車迅速的閃過去，只有「調防的運兵車」這語音遺在了後面。

隨着消逝的那兩輛汽車的風響，上空發出了敵機的嗡嗡音，猛地一聲輕響，照明彈爆炸在路溝旁，瞬間附近亮成了一片。

「停車……」隊長瑾急切的說，「同志們，別忙！沈靜地跳下來……別擠。」

「還有傷兵……來抬下去。」健民抓起了擔架槓。

「快呀……快……來……」叢雜的聲音裏夾了飛跑的脚步聲。

「烘」——照明彈又閃出了雪亮的光圈，奔跑在荒草和田壟間的隊員，趕快臥下了身軀。健民抬起擔架床向壕溝裏伏下。

轟——轟約摸百磅的炸彈在三十米外爆發了。

「健民，健民……」微吟在草叢裏高叫起來。

「怎麼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傷了左胳膊的傢伙從擔架上跳下來，「我還有右胳膊，我還有右胳膊，日本飛機還他娘的趕盡殺絕……我不到後方了，我到前線去……我到前線去！」

「呀！健民蹲伏的雙腿軟癱地倒下了，日本軍是毒辣的，就是失掉手脚的殘廢傷兵也不讓他再活着，再……」

「我還回到前線去，我有右胳膊就行。」吊着左胳膊的傢伙瘋狂樣向羅店防線跑去。

寫於慌忙不安中

在夜的交通線上

綠燭的照明彈在空中動盪不止，星球般，一時亮一時暗地閃着光的圈子，於是在夜的土路上，逐漸明亮起來，照出一個蹣跚慢行的細帶，細帶細掩了整個臉，只露出一隻眼睛的漢子。

他現在已沉入暈迷的狀態中，意識和感覺模糊成一片，雖然他的腳還在很費力地機械般拖動，然而他自己不知究竟是在走，或是潛狀在戰壕裏了。一種歷來未有的沉醉精神，麻痺了整個神經。除了腦袋感出膨脹和低沉的機關槍掃射夾了重砲的聲浪，在耳際作響外，他完全知覺不到即使他是從那條陣線出來，以及「師部」醫務處軍醫所囑咐他的「……在路上碰着汽車要緊爬上去……」這一類的話，也全被麻木作痛的砲彈傷所蒙蔽了。

「……」這類的話，也全被麻木作痛的砲彈傷所蒙蔽了。照明彈消逝了，眼前又變成漆黑，但他並沒覺到，隨了腿的邁動，他還在神智迷惘中才了前行。

「口令！黑暗中一聲喊。

「咳……咳……」這細帶遮滿頭顱的漢子，像中暑的病人般呻吟着。

「不說話，我開槍了……他媽的漢奸！」

「不……一定是逃兵。」語音在槍控響動中透過來。

「哎……哎……」模糊的喉音，一聲接一聲的響。

「誰……我過去看看……他媽的這傢伙……」從蓬茂而自由高長的掩沒了穀類的草叢中，一個槍柄挾在腋窩下的哨兵，躬着身子奔到這僅露出一隻痴滯眼睛的傢伙的面前來。

「第幾旅的同志？」將槍垂直提着，換了讚嘆的音調問。「在前方受傷嗎？」

「哎……哎……哎……」

「你走到荒地來了，同志。到××的道還離這裏有三里多地呢！同志。」這傢伙的胳膊扶起他的肩膀來，「我攙着送你到大道上去吧！同志。」

「……先給他點水喝……」另一個哨兵也提着槍跑來了，並且開了軍用熱水瓶的木塞，在黑影中摸索着那傷兵。

「哎……哎……」滯重的舌頭不住地捲動，滿掛塵土的胸間，又流滴下多量的水。

這傢伙稍微清醒點了，那隻遲緩的眼睛瞥視了下兩個哨兵的輪廓後，又望向空間的繁星，和在秋風中抖擻的玉米細梗。

「第幾師的同志？」垂直提着槍的那哨兵，攙扶着他向大道處慢慢走着。

「A師……獨立M旅。」從不清的語音裏，猜得出他仍是沉在神智昏聩的迷境。然而巨烈急切
的砲聲還是在他耳裏轟隆交響，他囁嚅道：「日本軍衝進……咱們陣線了吧？……聽這……機關……

……槍」

「沒有什麼聲響！」那扶着他的哨兵諦聽了一下：「你安心吧……神經是錯亂了。」

於是除了受傷漢子的低喘和沙沙作響的哨兵脚步声，一切都 very 肅靜。草裏有時跳出隻青蛙，掀起微小的聲音，但瞬間又恢復了原有的沉寂。哨兵經心地挽着他，辨識着炸彈坑，仔細地邁伸着脚步。越過岔路口，平坦的草徑向遠方曲展開去，看看頭上的「三星」，許是下半夜了，綑帶裏頭的傷兵卻沒覺得冷，依舊在自我宇宙裏迷眩着。同時機械地伸屈的兩脚，也覺不到疲勞。

「口令！」突然哨兵站住了，向前方喊。

「哎……哎……」哨兵這一聲喊又攪起傷兵的呻吟。

「我們是慰勞××師弟兄們的。」前面傳來了這低低的音調。

「過來一個人！」命令的語氣，嚴肅地。

「我們是教育界救亡團體代表。」說話的向前走來。

「一個人過來！」

「哎……哎……」傷兵在模糊的意識中，不住地驚愕地吁呻。

「是。」逐漸現出輪廓的代表們都個個偻着身軀，肩膀上好像背負着大量的慰勞物，這時，閃過去兩個騎腳踏車的傳令兵，並且穿黑衣褲的三位慰勞者也來到了跟前了。

哨兵擰亮手電筒，向他們巡視了一回，善意地指示了他們走的路向，又攙起了呻吟不止的傷兵。咫尺的大道上，一輛樹枝掩護了車身的大卡車奔馳過來。哨兵撇了受傷者，飛跑起來：

「停下，停下，這……」

「我們是「旅部」，開到××前綫去的，開……開……」聲音閃留在車後了。一些抹着飯擔子默然急走的伙夫們，都扭了扭頭，但迎面又響起吱吱的聲音了，担架員三五成羣的湧來。

「同志，這裏還有傷兵，要到××的。」那哨兵又打起了招呼。

「……就只有這三架担架床啦……這也是從前方抬回來的。」於是互相替換着的担架員，又走過去了。

哨兵扶着昏迷的傷者蹲下來，默然向夜空吁了口氣，燃起了一支作爲慰勞品特來的香烟。

「哎……哎……」短促的微喘，使哨兵湧起了一陣悲憤，低語着：

「同志，我還得換班回去挖戰壕呢！並且一天也沒吃點東西。同志！我回去了，你……看到來的汽車要緊擋住，不管是什麼車。」

猛地，黑影中衝來一輛向後方開的小型汽車。哨兵急速地跑到路當中舉起手電筒，喊：「停下，停下，這裏有個傷兵！」

「這是到醫院的，再也擠不下人了……開，開……」一邊回答，一邊車又去了，揚起的沙塵，撲了

哨兵一嘴臉。

「停下，停下……」哨兵又截住一輛橫路裏出來的大卡車。
「什麼……這是運輸車呢！」又將哨兵撇在後面。

難民船

第三批擠滿難民的木船被小汽艇拉着，像螞蟻拖着一串米粒，艱窘而遲緩地離開了招商碼頭。這時，蹲坐，跪立的難民們，在木船上，還固執地爲了破夾襖，小布包袱等，零碎破亂物件安放的不相當，而糾纏着，爭吵着。抱着小孩的阿毛則因爲失掉隻破布鞋，在人羣的一角上掀起了騷動。於是咒詛連同女人們的說笑，孩子們的苦啼，吃東西人們的推讓，交組成一片喧噪。誰也沒對這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，在別離前稍送以惋惜或留戀的一眼。這和初來上海時，驚歎那高聳雲霄的危樓大廈，或一排排像鴿子籠窻戶那樣奇小——的心情正相反。都在顧忌有自身的安全了，盼望早一些平穩到家。

「救濟會派的這個小王倒滿好，他不是能送我們到家。」阿毛早已找到那隻破鞋，這時滿面正經地問胸前針釘的有紫色印的長布條難民證，在不住地飄動。

誰也不答話。大餅鹹菜在他眼前捉來捉去。半個身子擠到阿毛的半跪的大腿上，那個有髮髻的女人，依老賣老地漸漸把全身倚靠攏來。並且左面一位兩眼朦朧的老頭子，又將肘臂緊壓在他肩膀上。阿毛搖了搖身子，猛然想起自己那份大餅來，於是發覺他的抖着洋瓷飯碗的小行李捲不見了。

「老鄉借光……閃一閃，我的東西丟了。」他一邊從人們交錯的腿骨間伸入手去探索着，一邊

又用滿壯的身子擠擠起來。接着倒睡在他右胳膊間的小孩驚醒了。

「這江西老倭總是……」不知誰在唧唧大概是徽寧同鄉會遣送來那個老頭子。

「怎麼的……船都要……你看……」坐在船頭上的黃臉漢子嘆。

「別動……坐穩了。」亂哄哄的吵聲。

船身已向左歪側，大量浪花撲向人們臉上，有的竟是全身水淋淋的了。

「操他娘，誰狂動，就……」船頭上坐的黑臉漢子猛地站起來。

「他媽的……不想活了，」誰又加了句。

阿毛喘了口悶氣，焦灼地擺動着頭，想想找不到的小行李捲，咒罵起在臂間啼喊的小孩來：「他娘比的……你妨死了你娘，讓你娘炸死了，你×他娘的妨我，你×他娘的……」算是出了口氣。雖然小孩子更加猛烈地哭叫起來。

阿毛向貼近他大腿的女人瞥了下，於是想起了四天前還活生生的老婆來，這時那女人正在說笑什麼，笑聲也極像自己老婆的笑，就是嘴裏多了隻閃光的金牙齒。

「我娘准老了，五年沒有回家……這回我們經過二孀娘家的村子，先到那去看看，再雇驢到我三妹夫家去住一天。明天……後天……五天就到家了。」小髮髻上滿染了塵土，她搖晃着牠說。坐在她背後，兩膝當胸的麻皮漢子，扭着頭，和她繼續攀談下去。

——……誰叫我想從南車站走，你炸死了……拋下孩子這塊累贅……阿毛眼裏又充滿了淚水，默揪着臂間的小孩。

突然，飛機在上空出現了，嗡嗡地。因為飛的過低，那翼上的紅圓圈顯將更刺目。一轉眼間，前面在拖的那條小汽輪已經解掉了拖船的繩索，自由自在迅速地向前馳去。

「小王！小王！」

「小王……」喊聲嚷成一片。

「小王……跳水吧……快淹死比……」黑臉漢子喊。

「對……比炸死好……」阿毛叫。

轟——後面的木船，有一條粉碎了，屍體和傷者在血水中翻滾。

普咚——阿毛抱着小孩跳入江流裏。

轟轟

普咚！普咚！普咚……混雜着哀叫急喊聲音，難民像青蛙樣跳進水層。

轟轟

身子，胳膊，大腿，撥作了一團，在水裏上下滾動。每個最後的意識在爭求活命，不管是親屬是愛妻，彼此推按着，攢抓着，企求將自己身子浮上來喘口氣。

阿毛兩手抓住一塊破船板，於是腳蹬了下列個身子，竄了一下，頭露出水面，哇地吐出口灌進去的血水。

神經錯亂中，阿毛終於依了破船板的浮力，跳上岸來。那裏，黑臉漢子扯了他一把。

「你的小孩……」

「呀……我去……」

阿毛剛跳進水裏，又被黑臉漢子扯上來：「……已經找不到了。走……家也是回不去的……」

「走！」阿毛回頭望了下列散在水面的屍身和在水中竄動的人頭，搬動兩隻腳板向前走。走到那裏去，他並沒想起，然而這時不但小行李捲已經離開他的腦子，連老婆孩子也無暇想起；他走，要活，要復仇，憑他九死一生後的一個光身。

北新運難民船被炸後追記

拿槍去

緊急集合哨子吹着，音浪在夜空飄蕩開去，悠長而單調，嗚鳴地。

接着每個屋子裏，慌促地用半跑半走的姿勢竄出來，睡眼迷離的人羣，吃靜已成了習慣，迅捷排起了連橫隊，分隊長們捏着電筒，時亮時滅地照着隊伍中每個同志的胸、腿，在這交錯的長條光線邊沒臨到油漆匠榮根之前，他摸索着細麻繩結紮起斜背在身上的軍用毯，在兩手下放時，順便揉了下眼皮。

「夜訓帶的東西拿下來，白衣裳白襯衫換有色的……爽快！」紡織工人出身的柴中隊長用低平音說。

「不出操啦？」一個東北老哥扯了下齊班長的衣角。齊沒有答話，也許聲音過低，加以他是被砲聲震得聽覺不靈敏的迫擊砲射手的原因，只忙着同志們衣服及軍用毯的交換。

一陣忙亂夾着悄悄走動的響聲過後，隊員們依然恢復了穆靜，兩手直垂，胸部前挺。夜空灰雲滿天一片，顯得很低，緊壓在人們頭上，棉花地和稻田佔據了四圍平原，在其中伸長的彎曲小徑，現着白色，每個人都垂低下頭，辭別着橫劃道間的黑色溝渠。

油漆匠榮根的睡意，不知不覺中爲興奮所消逝。斜探出頭望了望長蛇似的蜿蜒於田間的隊頭，那裏遠遠的閃着手電筒，直如神話裏的蛇眼。

「橋！東北老哥在他身前晃了下背影。

「當心橋！榮根又向身後傳了句。

沙沙作響的步伐踏着秋虫的顫音越過一段田野，越過一片竹林，越過一些村莊……狗在無力地吠叫。遠方天空的邊緣，逐漸顯出一線黯光，於是人們又沙啞地互詢起來。

「天亮了！齊班長似乎在自問。

「鷄還沒叫呢！不知誰在黑影裏說。

「吊兒郎當的說什麼！顯然是柴中隊長的粗嗓；於是人們閉了嘴唇；可是柴中隊長又低聲說：「那是上海八成離着有三四十里地了。」

突然隊伍停下來，因爲出乎意外，油漆匠榮根撞在了東北老哥背上，「哎喲！」笑意的低吟，是在他自己又被身後兩個傢伙撞了下面呼出。

當一百多人全數擠進A村角落裏的一間有草房的院裏時，隊頭的幾個壯傢伙已搬出了木殼槍和步槍。手電筒光在其間晃動着，隊員們紛紛坐在稻草上，接着是咳嗽，低語，搬運的招呼，和被這些悄悄騷動誘起的狗吠。

「步槍像是捷克式的。」榮根貪婪地啣着五枝一捆一捆的槍桿說。

「都是他媽腿的舊傢伙，你看，鎗筒一點亮都沒有。」東北老哥似乎頗失望。

「匣槍是嶄新的……」齊班長跑過來用拳頭撞了下東北老哥的肩窩，又跑進草房去搬運。榮根用勁捶了下東北老哥的大腿「嶄新的——拿枝香烟抽！」

「我去揩油。」東北老哥欣然地拍了拍榮根肩膀，晃動着高大身材向柴中隊長走去。

電筒交錯着光條，子彈箱一批批由蠻壯的傢伙們肩上卸下，帶給每個人以狂喜的低叫。柴中隊長的倭小身量彎下着，在從麻袋裏掏出手槍，撥弄着。

「就剩這一枝了，別光吊兒郎當的抽烟。」一隻手擲了空盒後，將嘴裏烟頭遞給了東北老哥，接着說：「各班正副班長檢點檢點……這手槍彈簧有毛病……通共步鎗七十八枝，木殼槍八十三枝，子彈……喂！子彈多少箱？」掉回頭來說：「木殼槍都是二十發的。」其實東北老哥早已走掉。

「拿來我也抽一口。」曾作電話生的阿福這小傢伙也來揩油，榮根一手擋住伸來的小手，又拚命吸了一大口。

木殼槍由齊班長送到東北老哥手裏時，他正從阿福手接過烟屁股，「他媽的，在滿洲我們游擊時節都使洋砲，只能偷着看看砲手們拿的木殼槍，這回可他媽「物得其主」了。」

「你總是沒白在上海等了二年……」黑影裏送過來的聲音。

「真想不到圖們江見面後，又和這些屠手們將在黃浦江見面……」
哨子聲壓下了低語，隊員們活躍地站起身子，齊排了隊伍。
當走回原路時，××線傳來了火車的隆隆沉悶的響聲，在黑影裏，中隊長向東北老哥伸過手
來：「給我抽一口。」可是那香烟屁股已剩了最後的一指長短。

大上海的一日

滬西槍聲隨着晨曦消沉下去，一層層高聳雲空的新式洋樓，一排排方口小窗，還是關閉着，表示冷靜，像週圍一樣，像平時一樣；新鮮的氣息在空間飄散。

寥落的行人中，夾了一兩個向難民所走的訓導員，臂章特別顯明，紅十字被白布襯托着。前面一個牽着小洋狗的中國僕人，邁着閑散步子。從戰地馳回的運輸卡車，只剩了柳枝之類掩護起的軀壳，急閃過去！激起一陣冷風，涼颼颼地。

紅馬甲清道夫，從弄堂裏推出兩輪垃圾車，一個騎腳踏車的送報孩子奔進去，口裏單調地嚷着：「立報申報大公報救亡日報……」

對面，被掛着國際難民所紅十字旗，隔在竹籬外的逃難鄉民，早已打起寒噤，睜開悵惘的倦眼，環顧下面擠臥一堆的襤褸伙伴，習慣地又是一聲短歎。嗎——的一聲，駛過一輛小型汽車，驚醒了另一些曲身蜷腿的難民，緊貼在主人身旁的喪家瘦狗仰了仰頭。

高空傳來哄哄響音，祖國飛機飄然安返了。高鼻樑架着白眼鏡的傳教士，擡頭望望，山羊鬍子映着陽光黃得透明，一步步邁動直腿穿過安南巡捕中間。

人漸漸多起來，騎腳踏車的報童更張大了口高喊：「東洋人吃敗仗哉！」半闖人從樓窻口擲下銅板，伸下的細麻繩上拴了新報紙。

竹筐裏滿裝魚肉的女僕走過，低首暗計來到丈夫手裏的那一角錢的報銷。

徐家匯教堂那兩隻直插雲霄的塔尖，已被金陽煊染了刺目彩色，傲岸地俯視着漫佈低空的硫磺質濃烟，烈火從中山橋長繞來的難民羣，攜老抱幼地擁擠着，行李捲靠着破鐵鍋，挑了兩蔴袋棉花的，灣着腰擠嚷，拉着被爛家具的黃包車夫吵罵，焦灼的火焰，燃沸每人的血流，然而還得默瞅着持棒巡捕的眼色，在左打右擊中，從纏滿鐵絲網木樁口出出進進。

報販疾呼狂跑，手裏擺舞刺目的血紅標題特號字報紙，穿過障身而緊密的黃包車空隙，穿過黑黝黝的人羣，戰爭加多了的街頭飯攤，熱烘烘的冒着蒸氣，白麵桌子接近沸騰的黃油鍋，炒麵條的鏟子噹噹作響，駛來的電車壓低了這些雜音，黃衣童子軍，黑衣牧師，白軟帽看護婦，擠向車上擠，綠衣郵差，則從車旁跑過。

觸目迷離的紅字白紙標語，一條條橫，歪斜，長，紛紛閃在後面，在半空掛着招請行人們眼睛的減價廣告招帘下，車口吐出些人羣，又吸進些人羣。

中央大戲院寬敞的大門縮小了一些長衫，短褲，西裝，高跟鞋的顧客，向裏擁擠。後面，標有「普善山莊掩埋隊」卡車，停駛在淋病醫院門前，苦力們搬弄起來，薄木板，黑漆板，寬窄高低不一的棺木，白

手絹塞着紅脣的艷裝少女半靠倚了金邊眼鏡的男人，向北海路拐了彎。仁濟堂的黑門框前，踈集坐聚的難民羣在紛紛互語着，形成一片雜音畢集的鬧市。老婆向啼哭孩子的大嘴裏塞上軟軟乳頭，蠻壯的丈夫，則扶着躺在地下疾病叢生的爹爹老婦，在貪婪地喫大餅，小孩在玩弄橘子皮，相同的是，悵惘的眼光，千條萬條交錯一片。七嘴八舌咒罵着命苦，憤恨解不了憤恨，手掌不止在搓。

×里走出一少女一老婦，戰時加緊了交易，急拉着能借兩頓米餐的顧客，朝人笑，朝人送着媚眼，老的也幫同拉衣，扯手奔走「救亡」的工人，一用手，罵了聲「騷辰！」

曾被炸傷的大世界巨體，還披着破戲劇廣告牌和扯碎了的誇大技術表演的畫布。從這裏，閃過滿載慰勞品，棉馬甲的一批批卡車，工部局鐵甲車也出動了；還有機器腳踏車，軍用車，救護車，來往縱橫。從事救護的光頭僧人，黑袈裟邊的經囊換了救濟袋。

該喫晚飯了，圍聚在壁報前的人們散了一羣，新來的佔據閃出的空間，閉嘴無語，一個人在低讀「保衛大上海……」

夜，燃起商店，公司，舞場的燦爛的霓虹燈，電車綫也爆發出綠焰，回力球場的熾耀的彩色吸入了大量的賭客。英國水兵邁着爽利的步子，走過去，喝醉的英兵吧，在車上打着招呼。含雪茄烟的紳士躊躇着向咖啡館裏走。一聲急速的連珠機關槍響，又使他轉身子。後面金髮妙女停下了，色彩鮮美的花

攤的主人遞給她一把雞爪菊。抱着睡孩的失家婦人向她伸出乞求的髒手。賣花人遞給她一個銅板。囑咐說：「到難民收容所去吧！」

飢窘逼着失業而暫時賣報人的噪音，「晚報」叫聲充滿了迫切與激忿。滬西槍聲響又逐步加緊，一排排，一聲聲，繼續不斷。這時兩對情人走進維也納舞廳，又被三絃琴梵雅鈴沈醉了，而汽車夫偷空到垃圾橋去望四行儲蓄會倉庫頂上飄揚的青天白日旗。

十一月三日

一 星期零一天

一

距離日本海軍陸戰隊三百米達外的蘊藻濱有中國精粹的保安第A大隊同志們扼守着。一星期的肉搏衝鋒，已經喪失了元氣，以僅剩餘的三十幾個兵士堅苦的掙扎着，等待友軍來接防。

指揮權歸中士麻子泰了，別一些少尉之流的官佐與士兵屍體都在四週發揮着血臭，從沒有填滿土的陷坑裏四溢。

陣後，有担負掩護步兵進攻任務的機關槍組。

再向後三里，陣地屬於迫擊炮隊了。在吳淞炮台灣之間的水產學校，迫擊炮兵搬運着彈箱。

二

沿着殘葛斷碑地勢，鋸齒形戰壕伸展開去，穿過灌木叢，穿過荒稻方畦，穿過草深過膝的棉田……到處是觸鼻土腥，混合着積滿雨水的羶臭。

濃霧陰沉的天，雨絲淋漓不止。

士兵們連泥帶水地乘間掩埋着軟豆腐似的屍體。軍用鐵釜迅速地翻着土層，腰軀一灣一直的

動着。

灌木叢中蹲着的麻子秦，黑瘦臉上斜流下雨水，一粒粒滴，頭上蓬鬆的草類偽裝，繼續輪流下來。

「換防的隊伍，還不見影……」左腮向膝蓋一擦，仰頭環顧了一下。

長腳蚊噴來噴去，尋覓輸送病菌的血管。腐屍上驚起的金綠色蒼蠅，雨中沉悶地展着軟翅。忙，都像在忙，人們動着，甲虫在跳。

「敵機……」瞭望哨低喊。

兵士們鼻尖貼泥，眼皮近草臥倒。

三五人仰了臉躺着，鎗筒斜向空中。

五百米外響聲傳來，煙霧騰起，土動了，下，樹枝撒下久蓄的雨水，瑟瑟一聲緊接一聲，兵士們不響。不動，宇宙像原始的沉寂，只有狂魔似的「法西斯蒂」支持下的叫吼，轟……轟，給大地以震撼，摧毀。

敵機又繞向後方，兵們爬起來，鐵鎗在翻着土層，圓筒般屍身向裡或拖或滾。

「換防隊伍一定開不到了，今晚上還得拼。」手撥了撥遮眼草葉，麻子秦望着。

「埋完了。」年輕的小杜爬來，打着寒顫：「我想回到後方去，身子真的吃不消了。」

另一個陰沉着臉，腫得黃白，遲滯眼光盯着麻子秦。

「是的，都該回到後方去歇息了，哪管幾個鐘頭，可是接防隊伍沒開到，我們不……」麻子秦用

憐惜眼神撫慰着小杜

「都退走，我是不幹的，我決定留下，然而都在這守着，不差我一個人。」

「這是團體，這是軍隊，小弟弟，這不在復旦大學，這是戰場。」黑瘦的臉陰沉着，紫唇閉起。

「哪怕我回去吃頓多放油的燉豆腐……抽支香烟帶着傷寒病身子再回來呢！」小杜眼眶裏，豆大的淚緩慢流出。

「隊長！臉證明了我，只要回到後方喘口氣……」水腫成黃白臉的眼睛，默視着他的麻子坑。雨水從偽裝枝葉上斜流下，細蛇般穿過額骨鼻樑間的陷肉，不斷的淌。

「都退嗎？」

「不，決不能全退，在友軍沒接防前，我們要堅守，可是……」摸着泥濘槍柄，俯下了水腫的臉。眼前，傾倒的稻叢微微一陣騷動，斥候兵孫國玉悄悄爬來，慘白尖嘴巴臉濺滿污泥，兩眼顯得黑

小，發着銳光

「有動靜嗎？」麻子秦突然偏過頭瞧着泥臉上表情。

「……敵軍正放烟幕，像是忙着搭橋。」低聲發着顫。

「原陣形就地散開！」

急劇地一陣滾爬，激起戰壕積水的動盪，激質又在翻滾。

作掩蔽敵機目標而栽插的樹枝蓬茂蒲草，梢葉垂俯着，向兵士頭上滴着雨珠，一粒一粒地。水腫着臉的漢子，像鱷魚慢而吃力地爬來。

患着皮膚腫脹作痛的士兵們，在「工棚」曲外線探出頭發出痴滯眼光。

兵……

猛然槍彈撲頭飛過，響聲密起，夾了尖哨。草藥，稻梗，在低空飛舞，泥水四面濺射着。

巨響跟着一聲長吼，炮彈長虹似的閃過。土地震動了一下，戰壕淤水搖撼，動盪。麻子秦閉着嘴，駁壳鎗從草梗間探出，尖眼瞭望。上唇咬住下唇，已成了習慣。

小杜落水狗似的伏着，刺刀插上步槍探條，閃出銀光。黃泥質雨水侵到腰，身子有些寒抖。二、三式廣東造手榴彈，捏在打光彈囊的兵們的泥手裡，緊緊地。

洞洞……陣後迫擊砲連發五響，炮彈越頭奔向前去。

剩餘的三十九個士兵沉靜着，平均了呼吸，腮貼近鎗柄，斜眯起左眼。

炮彈像在比赛，來往嘶吼於夜空，火光閃閃不停。巨響震麻了耳膜，就是眼皮也跟隨着發顫。敵機在凝霧裡吼叫着，時高時低，時遠時近。

響聲混亂了，繁密閃光在交錯。

照明彈三五低飄，荒田草渠一片亮。

士兵們不響不動，迫擊炮聲也突然消沉。

敵軍艦的探照燈出現了，三兩條金蟒一般直掐着身子，炮彈連串飛過。

兵……兵……步槍聲突起，尖銳哨叫着撲來。

「目標：正前方二百米……射擊！」駁壳槍在麻子秦粗硬泥掌裡響了。

響聲爆炸了，每個兵的心花，血流燃滾了寒體。射擊了，砰……砰……槍柄後撞着肩，一顛一顛。

轟……轟……二百米達的後方殘墳飛揚起爛木，枝葉土屑在空中躍舞。

「機關槍組加緊射擊，步槍組前進！」麻子秦低叫。

水淋淋身子爬出戰壕，竄進稻草叢，竄進棉花田，沿着溝壑邊爬邊射着。

哇……哇……哇……

兵……砰……兵……

纏繞成一片。

友軍的炮手長的命令急急傳來：「目標：正前方二千米開炮！」

洞洞……洞……

敵軍探照燈消滅了，只有炮火閃動出光。

在爬。

孫國玉滾着泥，滾着水，手榴彈的保險蓋打開了，耳旁鏗鈴發着燥音，水腫臉的傢伙在爬，像鱷魚

火藥辣味衝着鼻子，眼前盡是些劣煙。

草屑，飛蝗般猛撲，塵土和槍彈齊飛。

撲來的機關槍彈，像螢虫樣身子，一排排在跳在閃。

「殺！」小杜張大方口，朝遠影衝去。

手榴彈擲來拋去，麻子秦避在彈痕纍纍的場墓裏，射擊着駁壳鎗……嗒……嗒……

彈藥爆炸，鐵片四飛，刺刀映白着光，影子在肉搏。

「殺……」！嚷作一團。

「哎……喇……哎……」高吭的疾呼，迅急地滾動。

孫國玉二十米外，擲出「廣東造」一個緊接一個。

小杜追逐，敵軍分隊長躲閃，泥水加重的皮鞋，拖倒了身子，草鞋踏上肩膀，刺刀插進軟肉，使他死

鷄般劇烈的跳躍，肉抖着。

自己的頭昏眩了，黑色金花在眼前跳躍，小杜栽倒下來，半跪了身子，手掌緊握着鎗柄，臉貼在敵

屍胸前，染了一鼻子腥血。

這時，孫國玉力盡氣竭了，「廣東造」十米內爆裂開，鐵片折飛了右臂。

「誰的？」左手冷起落地斷臂，張大眼瞅了一下鮮血直噴的膀頭。

「呵……軟癱栽下，臉埋向草叢。」

「爬到後方去吧！我們是連自己屍首也帶不回去了，要緊記住，讓隊部快派防軍來……」水腫臉的傢伙鱷魚似的笨重地爬過。

激烈地肉搏，移到河濱去了，孫國玉被人扶架起，迷惘眼神巡視了下來。

「小弟弟，你快……快讓他們……換……換防吧，我們……該……」又極蠻地斜搭下頭。

「大哥！」小杜貼耳叫。

「……快回去……讓接防……別管我，陣地要……緊。」身子依然伏進草裡，接着是顫慄呻吟。

小杜突然拔快脚步，迷朦中俯腰飛跑，「飛子」（註一）在週遭爆炸，火光如燐般閃。

「帶花」（註二）的傷兵在血水裡滾爬，呻吟聲單調的飄散開去，配着夏末虫類的顫鳴，田壟雨水匯流的瑟瑟聲。

這已引不起小杜的情緒，意識陷入麻痺，血哄哄地向腦裡湧。

（註一） 流彈

（註二） 受傷

然而他知道跑，迅捷的在泥水中，在稻草亂叢中跑，急匆地跑，并且俯着腰，迫擊砲彈劃過長空，咆嘯着。

「站住！不知那裏來了一聲叫喊！

「呵……」小杜打着寒顫。

「小弟弟！怎麼樣？」聯絡哨跑來，瞅了一下，扶起肩頭。

「快……派隊，增防……他們衝過去了。」蹲伏下嘴。

「操那個娘，三十×師來接防，團長不肯，他講我們軍隊……」

「快跑去叫……換防吧！我們已作戰了八天……」一口濃血從小杜嘴裏吐出。

「操那個娘……」

「快……快去……我不行了，身子在水裡泡了八天。」

三

保安第二大隊開來了。

下半夜濃露加重，掩護着整個田野。

朝氣勃勃的戰士們，外衣潮濕透，內心在滾沸着火燭。

在夜霧迷朦間，看不到沿路屍體，只有血腥腐臭衝着鼻。

一隻空担架床閃過，兵們意想到小杜的屍首的擲棄了。

當長長的隊伍散開時，戰壕裏泥水淋漓的槍筒直矗出頭，和他們打着招呼。

紅水裡，屍首腫脹漂起，碎枝爛葉點綴着綠彩。

再向前是躺在草稻間的零亂僵屍，像月夜的疏星展開去。這裡已沒有一個生人。四週極靜。

新來的戰士，紛紛拾取狼藉的槍枝，手榴彈……

有人欣悅着，有人嘆息着。

各自爬回「工程」間，精力畢集地等待着殺敵，因為這正是天快亮的時候。

十一月二十三日

九九九 九九九

一九三九 四八〇 看光！

一九三九 四一〇 看光！

一九三九 四一〇 看光！